

说古时候有一片草地上有大小不同的两种动物,大象和螺蛳。因为拥有共同的空间,大象经常在不经意当中踩踏到螺蛳,而相对要弱小许多的螺蛳也会经常团结起来向大象讨公道。大象原本也不是故意要踩螺蛳,但是螺蛳太小了,又经常被草叶遮挡,原本视力很差的大象经常会因为没看到螺蛳就把它踢翻踩烂。所以大象经常会对着一派青翠的草地说话,小东西们,你们自己小心点,想着给我让路,不然我会不小心踩到你们。

它这么说话也是一片好心,但是螺蛳听了很不舒服。一只小螺蛳经过漫长的跋涉终于来到了大象的耳根。大东西,你没什么了不起,你只是一个胳膊粗、力气大、欺负人的蠢货。

小东西你敢骂我,信不信我用耳朵把你扇到地上去,一脚把你踩成肉饼。小螺蛳躲到了大象耳根的后面。我不信,我不信。你来踩我呀,踩我呀。大象的耳朵猛烈扇动,却根本奈何不了小螺蛳。大象的耳后成了最好的避风港。长长的象鼻触不到它,四条象腿奈何不了它。小螺蛳还可以在耳后搔它的痒,令大象痒得跳脚却又无可奈何。

到了吃饭的时间,螺蛳妈妈来叫它了,小螺蛳跟大象说再见。大象说你再来,我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就饶了你。螺蛳妈妈说,你别太狂妄了,说不定谁不饶谁呢。这样吧,明天我们来比出个高低输赢,比谁跑得更快,谁输谁就滚出这片草地,滚得远远的。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螺蛳妈妈也是螺蛳王,它号令天下

所有螺蛳明天出动。大家排成一列,从它和大象比赛开始的地方一直排到天边。大家接力喊话,一句接上一句,谁都不要停歇。喊话一定要喊在大象的前面,不给大象喘息的机会。

它们请来了猫头鹰做比赛监督。猫头鹰一声开始,大象就迈开大步开始了奔袭。大象跑啊跑啊,一座大山被跑过去了,可是在它的前面总有螺蛳在喊,大象加油啊,我们已经在前面了!大象加油啊,我们已经在前面了!一条大山沟被跑过去了,螺蛳的喊声还在前面。第二座大山被跑过去了,螺蛳的喊声还在前面。第二条大山沟被跑过去了,螺蛳的喊声还在前面。大象被螺蛳的喊声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它是大象啊,怎么能向小小的螺蛳低头呢。

第三座大山,第三条大沟,第四座大山,第四条大沟。过了第七座大山的时候,大象的腿软了,脚也扭了,它连一步也跑不动了,只能一瘸一拐地拖着步子向前。我不能输,我不能输,无论如何我不能输。这些话大象已经发不出声音,只是在它自己的心里反复嘟哝,不能输,无论如何不能输。

大象加油啊,我们已经在前面了!大象现在已经知道了,螺蛳永远都会跑在它前面,它永远不可能战胜螺蛳。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大象就再也抬不起它的脚,挪不开它的步子了。大象轰然倒地。大象败了。从那以后,大象再没有踏进过草地半步。它是大象,大象是有尊严的,大象不可以食言。它既然承诺,输了就离开草地,永远离开草地,它说到就必得做到。大象再也没有踏进过草地。

故乡的秋天

辛 渐

稻田早就收割好了,谷子已经在村舍前的水泥晒场上翻晒,等待入仓。同时翻晒的,还有一蓬蓬黄豆荚、绿豆荚,等这些豆荚裂开了,用竹板拍打一会儿,黄豆和绿豆就剥落出来了。我记得,菜油籽也是在这个时节开始榨油。在炼油的作坊里,一两年富力强的后生,反复推起一根用绳子悬挂着的粗重的木棒,奋力向长长的木质榨油机中端的一个口子上撞击而去,一下接一下地,伴随着有节奏的噼啪的击打声,一滴滴菜油就在榨油机上不断地滴渗出来。甘蔗也是在这个时节榨汁。通常,村里人把已经削成一节节的甘蔗,放在水桶里挑到榨汁场,榨汁场里有一头水牛,拉着竖起的压榨机转圈圈,几十圈下来,一桶桶甘蔗就榨好了。村里人榨甘蔗是用来熬糖的,熬成后的糖就是蔗糖。那时,蔗糖是走亲访友的赠品,对治咳嗽也有奇效。在秋日的阳光里,乡村的一切都在成熟,各种瓜果,尤其是硕大的南瓜,一个个躺在地头边上等待收获。树上的柿子,也是红彤彤的,挂在枝头。

我最着迷的,还是上山伐木。那时候山区农村普遍穷困,大家集体上山采伐山木,卖给收购木材的加工厂改善生活。我就常常跟随着父亲加入伐木的队伍向深山挺进。在秋日的艳阳下,大家都脱光了上衣,甩开膀子挥动砍刀,选那些掉光了叶子的树木,砍好后去掉枝叶留下树干,扎成一个一个小捆,向山底挪去。大家都挥汗如雨,边砍边挪;阳光在树林间不断闪耀,渐渐下移,直到天色暗下来了,大家才挑着一捆捆柴满负载而归。

这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

人心的深度

夏春锦

木心对于人性是洞若观火的,毕竟经历过很多事情,对其自有一番自我的烛照。他说:“我追索人心的深度,却看到了人心的浅薄。”为此揭示人性的扭曲,暴露人性的脆弱,呼唤人性的回归,成为其写作的主旨。他在《一车十八人》中写人生的绝望,绝望中尚存一丝人性的余光,那又是足以慰藉世人的。

沁园春·睡莲

小地梨

南阳城都,楼间莲影,浮叶隙隅。任车喧人沸,池凝碧静;瓣如星紫,夜敛晨舒。客至凝声,神驰忘息,风传幽香惹茗茶。沉吟间,霞销笼广厦,睡了芙蓉。

遥思案上双株,叶轻莹、细茎风骨殊。看朝承清露,风摇自若;雨沾无惧,态守恬如。漫漫绵炎,星野羁旅,喜遇清莲熨倦途。情长似,向阳泥处绽,自在如初。



离重阳节还有好几天呢,来买重阳糕的人已排起了长队,在这个李园二村小菜场的西北一隅,一个偏僻得不能再偏僻的地方,十多个做糕人忙得不亦乐乎,多的时候有二十多人,真应了一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

其实,不仅重阳时节,就是在平时,来这里的人也是络绎不绝,就为吃上一块又香又糯的重阳糕。说来也怪,这糕原本是十分普通的糕,是农村的糕,是徐行小庙村的糕,叫徐行蒸糕,几乎家家都做,唯有叫王友兰的老人做得最好吃,手艺传给了儿子王志祥。王志祥为了生计,把糕做到了离徐行小庙村不远的嘉定镇李园菜市场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生意一般,有些赚头,却不红火。而如今,不,严格地说,在十多年前,渐渐变得红火了。这不得不归功于一个姓解的人,一个二十年前从东北过来的汉子。

1964年出生的解荣光,在东

夜光杯



黎里 (纸本水笔) 全宇澄

《一一》修复版上映,我第三次重看这部杨德昌的绝唱。距《一一》首演的二〇〇〇年过去了二十五年,我们面对的大时代依然无法左右,小历史依然挣扎以求见证。

《一一》里的时代痕迹也许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的更不起眼,因为离我们太近。南峻面对的问题,往往也是每一个惊觉身已中年的男人会黯然自问的。所谓“长恨此身非我有”——每个中年人都会在某一刻困惑,我不是在某一个时刻下错了车,走错了路?我现在的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然后就会有一些所谓的机会出现在眼前……对于南峻,则是重遇初恋,“重回了七天青春时光”。但那又如何?

南峻的结论是“本来以为,我再活一次的话,也许会有什么不一样。结果还是差不多,没什么不同。只是突然觉得,再活一次的话,好像,真的没那么必要”。这里面有深深的无奈,其实还是带着不忿。所以才有洋洋这个男孩的出现,来平衡中年男人所面对的时光之虑。南峻不能再活一次,但他的小儿子洋洋能。我宁愿相信,洋洋是一个死而复生的人,他的确在游泳池里淹死了,是婆婆显灵用自己的命换回了他的命——婆婆拯救了的,还有洋洋的姐姐婷婷,她交给梦中婷婷那朵花,它依然存在

生意还可以,就向师傅提出要学习蒸糕,师傅理都不理,一次,两次,三次,三顾“茅庐”,师傅动心了,同意了。解荣光囊中羞涩,师傅还借钱给他,帮着租门店、砌炉灶、置蒸糕模具,申办营业执照、食品卫生许可证……最关键的是如何掌握好徐行蒸糕火候、水温和蒸糕时间三大要素。学徒两年,王师傅一直在他店里,亲手传授。两年后,解荣光的蒸糕技艺已是炉火纯青。不仅如此,解荣光还添置了大型打粉机,改进糯米与粳米的配比,掺杂了红枣、核桃等,做了五仁蒸糕,越发受人欢迎。王师傅那时最多一天做掉五六千大米,解荣光则一天最多时做掉3吨甚至4吨大米,可见受人欢喜的程度。

做大市面的解荣光走出店铺,走进部队、社区、学校,给困难

立秋核桃白雪梨,寒露柿子红了皮。今年秋天雨水多,整整一个月都是秋阴不散,连绵的秋雨冲刷着楼下的那棵柿子树,在朦胧的雨雾中,远远地望过去微黄的柿子像一轮月亮一般宁静。

今年的柿子没有往年大,也没有往年甜,我以前一直以为柿子要多经历风霜才会更甘甜,但其实柿子也要多经历阳光的照射。今年秋雨多,柿子结得小了一些,味道也清淡了一些。

这样的天柿子极易被雨水打落,时有柿子掉落,能掉落的都是已经自然成熟的柿子。王维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写的正是秋日景象。只是不知落的是不是柿子,想来应该是栗子核桃或者枣一类。成熟的柿子从高处坠落,往往会摔碎,玉液琼浆迸裂了一地,十分可惜。

这天清晨发现一枚落下来的柿子,黄澄澄的像是一枚温暖的夕阳,品相极好,只有一道裂痕,露出里面金黄色的果肉,是掉落时摔裂的。母亲管这叫柿花,见到自然熟落的柿子是个好彩头,取柿柿如意的寓意。这样的柿子醇美甘甜,比捂好的柿子口感更好,母亲嘱我一定要吃掉。

母亲看着天说道,是到了摘柿子的时候了,再不摘,柿子是会坏掉的。大家齐上阵趁着雨水停歇的间隙摘柿子,树上的柿子摘得差不多了,还有一嘟噜挂在枝叶间够不到,还是随它去吧。

摘下来的柿子母亲总是码放整齐,这些柿子会次第成熟,于是每天餐桌上母亲总是放上几枚熟透的柿子。熟透的柿子呈橙黄色,带着一片粗糙的果蒂,果蒂呈深绿色。柿子表皮光滑,泛着温润的动人的光泽,像是一枚瓷器或是一块玉石,这是时光雕琢的艺术品。

摘下来的柿子能一直吃到冬天,在冬日的暖阳下吃一枚甘美的柿子,那是来自季节深情的馈赠。

玉玲瓏

柿子红了

其实不需要想那么多,《一一》的英文名是 A ONE and A TWO,从一到二,从一到洋洋,洋洋乎大哉——这是庄子说“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时的样子。但“自从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就至少延长了三倍”这句电影里论电影的名言,放在杨德昌电影里可能会成为悖论。

随身听,一个是他给儿子的傻瓜菲林相机。这两个选择强调了南峻的不合时宜——这种不合时宜,与其说像小四,还不如说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那个把《战争与和平》当武侠小说读的黑社会小头目 Honey——他也许更想别人叫他老包,那个孤身一人要去堵拿破仑的侠客。

年的、关于热爱与理想的无声接龙。当他笔锋一转,提及中国现代侦探小说

说拓荒者程小青等人时,“谜芸馆”便不再是上海街头一家孤零零的推理书店,而成了这条漫长接力赛中一个坚实而闪亮的驿站。

程小青被誉为“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之父”和“东方的柯南道尔”。在上世纪初,是程小青、周瘦鹃、范烟桥、孙了红、陆澹安、严独鹤等这么一批“顽固的人”,为荒芜的文坛引入一种全新的类型。在侦探小说几乎为零的语境下,他们的翻译、创作与推广,无异于在黑暗中点燃了一簇星火。这份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用文学引入了“侦探”这一形象,更在于通过新文化运动向国人传递了理性、逻辑与追求真相的科学精神。那时的他们,同样是“顽固的人”,坚守着一片不被广泛理解的文化阵地,为后来者铺下了弥足珍贵的基石。

“谜芸馆”,如同一个显眼的坐标,既向后人展示着前人的足迹,也激励着未来的读者和创作者。而“暗黑技巧研讨会”便是在此聚集起的新兴力量,那多、蔡骏、马伯庸、鸡丁、小饭、哥舒意等一批青年悬疑推理作家正让这场接龙无限延续下去。程小青递出了第一棒,经过无数人的传递,还是有人接起了现在这一棒,而每一个被这本书打动,进而走进书店或拿起一本推理小说的读者,都有可能成为下一棒。推理文学世界之所以还有光,正是因为有这些“顽固的人”,在时间的洪流里,完成了一场横跨一百年并且仍在继续的壮丽接龙。

九九重阳被文人骚客赋予风雅诗意,被普通百姓添加俗世欢愉。

十日谈

重阳久久
责编:郭影